中晚唐河北三鎮交易的媒介

王怡辰*

摘 要

唐代發行貨幣，鑄量較大的有三種，一是開元通寶，一是安史亂時鑄造的乾元重寶，另一種則是背字的開元通寶型態，俗稱會昌開元，因為鑄於武宗會昌年間（841—846）之故。其中會昌開元錢背文至今已發現二十三種，分別是京、昌、洛、荊、襄、鄂、潭、益、梓、興、潤、宣、丹、廣、桂、福、永、平、藍、兗、越、梁、洪，是晚唐、五代主要使用的貨幣。這些背文—京、昌（淮南節度使以會昌年號背文）、荊、襄、鄂、潭、益、梓、興、潤、宣、福、兗、越、梁、洪代表各藩鎮；洛、丹、永、平代表鑄錢監；廣、桂可能是廣州、桂州（嶺南節度使和桂管），也可能是錢監（廣陵監、桂陽監）；藍則至今不詳，宋人意為藍田縣。但無論如何，這些地名卻沒有與中央分庭抗禮的河北諸藩鎮。河北諸鎮在史思明時曾鑄造少量的當百大錢，與唐室的乾元重寶錢競爭，不過這些鑄量實在不足以擔負稅賦和通貨的需求量，那麼河北地區主要的交易媒介又是什麼？和兩稅法時代的唐中央控制地區相比，河北是什麼樣的狀態？本文希望由這個切入點研究河北的經濟型態。

關鍵詞：唐代、中晚唐、商業、貨幣、交易、河北三鎮

*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暨研究所專任副教授

The exchange unit in Three-chen in Ho-pei at middle-late Tang period.

Wang , I- Chen

Abstract

There were three major currency of Tang Dynasty: Kai-yuan-tung-pao, Chien-yuan-tung-pao, and Kai-yuan-tung-pao with carved words on backs which was nick-named "Hui-chang Kai-yuan" for it was pu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ang Wu Emperor's Hui-chang years (841-846). Since then, there are twenty three kinds of words carved on Hui-chang currency, forming a special layout of copper-money. It was the main currency in Tang and Wu-dai period. Among the twenty-three carvings, "Ching" (京)、"Chang" (昌)、"Ch'ing" (荆)、"Hsiang" (襄)、"Er" (鄂)、"Tan" (潭)、"Yi" (益)、"Zsu" (梓)、"Hsing" (興)、"Jun" (潤)、"Hsuan" (宣)、"Fu" (福)、"Yen" (兗)、"Yueh" (越)、"Liang" (梁)、"Hung" (洪) represented as each Fen-chen, "Lo" (洛)、"Tan" (丹)、"Yun" (永)、"Pin" (平) meant the currency carving bureau, and "Kuan" (廣)、"Kuei" (桂) might be named after Kuan Chou and Kuei Chou or two currency bureau Kuan-lin (廣陵) and Kei-yang (桂陽). As to the "Lan" (藍) still remains unknown, however people in Sung said it meant Lan-tien. Nevertheless, there were not any names of those Fen-chen in Ho-pei which were as politically powerful 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. During the period of An-shih rebellion, Fen-chen in Ho-pei had made few hundred-coins that were competitive to Chien-yuan chung-pao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. However, the amounts were not affordable for local tax and currency, and not possible to be the major exchange unit in Ho-pei. Then, what situation would it be in Ho-pei by comparison to the central controlled areas in period of Two-taxes system? That leads to the key point of this article.

Key words: Tang, Middle-late Tang, commercial, currency, exchange, Three-chen in Ho-pei

中晚唐河北三鎮交易的媒介

王怡辰

會昌開元通寶，鑄於唐武宗會昌五年（845）七月、八月滅佛之後，因為將宗教祠祀中的銅製鑄像、法器熔為銅料，使各地銅料增加，為這種貨幣的出現，提供了優渥的時空條件。至今發現背字錢文有二十三種，分別是昌、京、洛、荆、襄、鄂、潭、益、梓、興、潤、宣、丹、廣、桂、福、永、平、藍、兗、越、梁、洪¹，形成一種特殊的鑄造型式，後世認為這是中國貨幣背紀鑄局的濫觴，也是晚唐、五代主要使用的貨幣。

及武宗廢浮屠法……州縣銅益多矣。鹽鐵使以工有常力，不足以加鑄，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。淮南節度使李紳請以天下州名鑄錢，京師為京錢，大小徑寸，如開元通寶，交易禁用舊錢。會宣宗即位，盡黜會昌之政，新錢以字可辨，復鑄為像。²

這二十三種錢背文，或指節度使、觀察使治所，或指中央鹽鐵使、度支使控制下的錢監，但是就從字面意義來看，沒一個地名和河北三鎮有關。這裡所提到的河北三鎮，指的是安史亂後一直到唐亡，一百多年來呈半獨立狀態下的盧龍軍、成德軍、魏博軍三個節度使轄區而言。

安史之亂在安祿山、安慶緒、史思明、史朝義相繼死亡後，逐步進入尾聲，最後剩下叛將和士兵的處理問題，在唐室一心的姑息下，確認了這些將領的合法地位。

懷恩平河朔旋，乃奏（薛）嵩及田承嗣、張忠志、李懷仙分理河北道。詔遂以嵩為相州刺史……承嗣鎮魏州、忠志鎮恒州、懷仙鎮幽州，各據數州之地。³

之後薛嵩以昭義節度使入朝，河北遂剩田承嗣（魏博軍）、張忠志（成德軍）、李懷仙（盧龍軍）三鎮。德宗時，成德李惟岳叛，唐室再分成德軍為三，其中橫海軍（滄景）、義武軍（易定）兩鎮節度歸唐，王武俊繼承成德軍，確立河北三鎮

¹ 馬飛海等《中國歷代貨幣大系·隋唐五代十國貨幣》頁 202~262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。

² （宋）歐陽修、宋祁等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91，新校本，臺北鼎文書局，1985。

³ （五代）劉昫《舊唐書》卷 124 薛嵩傳頁 3525，新校本，臺北鼎文書局，1985。

日後一百多年的基本結構。河北三鎮雖為唐臣，但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的自主，一直呈現半獨立狀態。

擅署吏，以賦稅自私，不朝獻於廷，效戰國肱髀相依，以土地傳子孫……

迄唐亡百餘年，卒不為王土。⁴

唐憲宗分天下之賦為三，「一曰上供，二曰送使，三曰留州」⁵，但「河北以屯兵廣，無上供」⁶，「郡邑官吏，皆自署置，戶版不及於天府，賦稅不入於朝廷，雖曰藩臣，實無臣節」⁷，因此宋人將河北三鎮視為唐帝國的化外之地。

河北三鎮，各有其地，其風俗獷戾，過于蠻陌，吾知其河北之地，非復朝廷有矣。⁸

政治上半獨立狀態，軍事上又自成系統，但在經濟基礎上，河北三鎮雖位處華北平原北部，但農業生產條件遠不如江南，國際貿不及嶺南，交通便捷也不如運河經過的徐泗（武寧軍）和汴宋（宣武軍），在華北亦難和經營貿易成功的澤潞（昭義軍）相比。像文宗時李紳在宣武軍「於州置利潤樓店」⁹；澤潞劉從諫「性奢侈，飾居室輿馬，無遠略，善貿易之算。徙長子道入潞，歲榷馬征商人，又熬鹽，貨銅貨，收緡十萬。賈人子獻口馬金幣，即署牙將，使行賈州縣」，大將李萬江「潞州牧津梁寺，地美水草，馬如鴨而健，世所謂津梁種者，歲入馬價數百萬」¹⁰等；這些方鎮經營營利事業有成的例子，在唐代有關河北三鎮的史料中，並不容易見到，顯見河北雖有勇悍的軍事力量，但整體經濟條件並不是十分優越。河北地區成為獨立的貨幣發行區域，肇因於安史之亂時史思明在洛陽鑄造的大錢。史思明於唐肅宗乾元二年（759）「夏四月，更國號大燕，建元順天，自稱應天皇帝」，稍後「鑄順天得一錢」¹¹，與唐室發行的乾元重寶系列大錢，呈現競爭關係。而唐帝國鑄造的乾元重寶系列大錢，則起始於因應安史之亂龐大的軍需和軍費開支，所造成的用度不足，而發行大錢的結果，卻造成生產秩序崩解、物價飛漲。

乾元元年（758）七月，詔曰：「錢貨之興，……必令小大兼適，母子相權……

⁴ 《新唐書》卷 210 藩鎮魏博頁 5921。

⁵ 《新唐書》卷 52 食貨二頁 1359。

⁶ 《新唐書》卷 52 食貨二頁 1362。

⁷ 《舊唐書》卷 141 田承嗣傳頁 3838。

⁸ （宋）王謙《唐語林》卷 8 頁 267，標點本，臺北世界書局，1975。

⁹ 《舊唐書》卷 173 李紳傳頁 4499。

¹⁰ 《新唐書》卷 214 劉從諫傳頁 6015。

¹¹ 《新唐書》卷 225 上史思明頁 6430。

以干戈未息，帑藏猶虛……第五琦奏請改錢，以一當十，別為新鑄……文曰乾元重寶，其開元通寶者依舊行用。……」二年（759）三月琦入相，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，一當五十，二十斤成貫。詔可之。於是新錢與乾元、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。尋而穀價騰貴，米斗至七千，餓死者相枕於道。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，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。……上元元年（760）六月詔曰：「重稜五十價錢，宜減作三十文行用。其開元舊時錢，宜一當十文行用。乾元十當錢，宜依前行用。……」……寶應元年（762）四月，改行乾元錢，一以當一，乾元重稜小錢，亦以一當二；重稜大錢，一以當三，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，並以一當一。¹²

物價飛漲，當然錢輕物重，形成的現象是通貨膨脹。這次嚴重的通貨膨脹，完全是「母子相權」時，大錢不足重量造成的後果。這種嚴重的貨幣減重行爲，社會上出現大量的盜鑄，「穀價騰貴，米斗至七千，餓死者相枕於道」，「民爭盜鑄，貨輕物重，穀價騰踊，餓殍相望」¹³，是必然的結果。唐政府爲了恢復交易秩序，逐步將兌換比例降低，把乾元重寶和重輪錢兌換開元通寶都降爲一比一，於是形成乾元重寶出現大小二種版式，乾元重寶背重輪錢則出現大中小三種版式¹⁴。不過四年的時間，唐室完全撤回鑄大錢這種一時權宜的貨幣政策¹⁵。乾元錢的鑄量頗大，至今出土數量仍多，是唐代僅次於開元通寶的主力錢種¹⁶，但發行時間卻不長，隨著軍事的逐漸平息，不久便消失無蹤。杜佑（734~812）在著作通典時，市面上已經看不到乾元重寶錢。

乾元元年（758）……鑄乾元重寶錢……姦猾之人，多破用舊錢，私鑄新錢，雖獲深利，隨遭重刑，公私不便，尋總停廢，還用開元通寶錢。人間無復有乾元、重稜二錢者，蓋並鑄為器物矣。¹⁷

¹² 《舊唐書》卷 48 食貨上頁 2099~2101。

¹³ （宋）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卷 221 肅宗乾元二年（759）頁 7089，標點本，台北世界書局，1980 年 10 月 9 版。

¹⁴ 《中國歷代貨幣大系·隋唐五代十國貨幣》頁 134~193。

¹⁵ 王怡辰〈論乾元重寶背洪錢〉，《通識研究集刊》第六期，頁 107~110，桃園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，2004。

¹⁶ 《中國歷代貨幣大系·隋唐五代十國貨幣》隋唐五代十國貨幣出土情況表，頁 570~589。

¹⁷ （唐）杜佑《通典》卷 9 食貨頁 204，新校本，北京中華書局，1988。

杜佑對於經濟事務十分嫻熟，是德宗、順宗、憲宗三朝宰相，又兼計臣¹⁸，所著《通典》特別重視食貨，他的說法，是值得信賴的。杜佑《通典》，完稿進呈於貞元十七年（801）¹⁹淮南節度使任內，在「進通典表」中，自稱寫作時間「年踰三紀」²⁰，也就是最遲開始著手於代宗大曆六年（771）。換句話說，《通典》中指出「人間無復有乾元、重稜二錢者，蓋並鑄爲器物矣」，應該是指代宗大曆六年（771）以前的情形，這個時間應該是乾元錢使用的下限。以此計之，乾元系統的貨幣，發行通用的時間，最多不過十四年。

面對唐室快速降溫發行大錢的貨幣政策，史思明卻於第五琦鑄乾元大錢的兩年後，正值唐帝國「穀價騰貴，米斗至七千，餓死者相枕於道」的當兒，上元元年（760）閏四月攻入洛陽後，反而開始鑄造、發行比乾元重輪錢面額更大的貨幣。

史思明據東都，亦鑄得一元寶錢，徑一寸四分，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。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，改其文曰順天元寶。²¹

《新唐書·史思明傳》中，所謂的「順天得一錢」；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裡的「得一元寶」和「順天元寶」，是指同一件事。從現今出土的實物中可知，是「得壹元寶」、「順天元寶」兩種貨幣，得壹的「壹」字可校《新唐書》之誤，而順天元寶出土量較大，而且版式紛雜，顯示鑄造的時間較長，不是一時一地的鑄造品²²，因此清代著名收藏家載熙才會有「順天易得，得壹難求」²³的感嘆。得壹、順天元寶大小規格與乾元重輪錢相彷彿而略重，兌換時一當乾元重寶大錢之十、當乾元重輪大錢之二、當開元通寶之百，乾元系統的高面額貨幣曾使唐帝國經濟崩解，得壹元寶、順天元寶兩種更超高面值貨幣，當然造成史思明時期的河北叛軍，財政上更大的負擔，經濟環境的惡化，甚至遠較唐室控制的地區嚴峻，河北、河南

¹⁸ 參見《舊唐書》卷 147 杜佑傳頁 3978~3981。

¹⁹ 參見《舊唐書》卷 147 杜佑傳頁 3982。

²⁰ 《舊唐書》卷 147 杜佑傳頁 3983。

²¹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7。

²² 《中國歷代貨幣大系·隋唐五代十國貨幣》頁 263~285。

²³ （清）載熙《古泉叢話》泉話二，葉十一，手本景印，臺北廣文書局，1980。

叛軍佔領地區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，《資治通鑑》記載「賊中物價尤貴」²⁴，是貼近事實的說法。

鑄大錢的貨幣政策，隨著唐代宗以後中央和河北軍閥間的軍事行動逐步消弭，而煙消雲散，但德宗建中元年（780）實施兩稅法以開元通寶收稅之後，唐帝國發生中央和中央下轄的方鎮間、方鎮和方鎮間，彼此競爭有限的貨幣，而形成相互禁止貨幣出境的新問題。化外之地的河北三鎮，雖然不必以現錢解稅上京，但面對彼此競爭貨幣的金融環境，卻仍舊難以置身事外。通貨發行不足，從中晚唐的鑄錢紀錄就看的出來，像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就記載開元年間「天下鑄錢七十餘鑪，歲盈百萬」；天寶年間「天下鑄錢三十二萬七千緡」；元和年間「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」；長慶年間「纔十數鑪，歲入十五萬而已」；大和年間「天下鑄錢不及十萬緡」；因為銅價的上漲，使鑄錢數量節節下降。當然開元和長慶年間的數字，應該加上「緡」或「貫」，否則數量太少完全沒史料記載的意義。

若是最寬鬆的算法，粗略統計當時人口約五千萬、戶約千萬計之²⁵，就算以鑄錢量巔峰時期的開元年間「歲盈百萬」（貫）來看，每戶分到的還不到一百文，就算自開國以來年年都鑄造這麼多，一百二十年的積蓄，每戶也不過平均得到十二貫，再以中晚唐長時期米價維持在每斗五十文上下觀之，這些流通的貨幣實在少的可憐，若再加上強宗豪族、親王公主、各級地方政府蓄積貨幣，那麼唐代的貨幣發行當然嚴重不足，而這也是安史之亂前惡錢一直禁不掉的原因²⁶。因此德宗建中行兩稅法，收取各地現金時，中央和各地方鎮，爲了維持境內足夠的通貨流通，以應付貿易和兩稅必須繳交現錢的稅收，只好不約而同的祭出擁貨幣自重的手段，禁止貨幣在中央與方鎮間或方鎮與方鎮間流通，出現方鎮各自獨立流通貨幣的經濟領域，而這也是憲宗時「飛錢」應運而生的重要時空背景。德宗貞元初，中央率先發難禁錢出境，以免關中地區錢用不足。關中形成了禁止貨幣對外流通的壁壘。

貞元初，駱谷、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。

十年後，各地方政府也競起效尤，禁錢出境，彷彿爲了爭奪貨幣，而形成一個個

²⁴《資治通鑑》卷 221 肅宗上元元年（760）頁 7092~7093。

²⁵參見《舊唐書》卷 9 玄宗下頁 229，天寶十三載（754），戶部管戶 9,619,254，口 52,880,488。

²⁶王怡辰〈論唐代的惡錢〉，《華岡文科學報》第 27 期，頁 20~27，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，2005。

獨立的貨幣發行壁壘。貞元十年（794）：

民間錢益少，繒帛價輕，州縣禁錢不出境，商賈皆絕。²⁷

因為關中和地方藩鎮都禁錢出境，形成帝國內部的商業活動難以維持，集權中央的經濟網絡已有逐步中斷之虞。貞元十四年（798），浙西觀察使兼鹽鐵使李若初建議中央和地方間彼此開放貨幣流通。

十四年（798）十二月，鹽鐵使李若初奏，諸道州府，多以近日泉貨數少，繒帛價輕，禁止見錢不令出界，致使課利有闕，商賈不通，請指揮見錢，任其往來，勿使禁止。從之。²⁸

德宗顯然曾經同意這個看法，但無奈開放後，卻造成京師地區貨幣大量外流，唐室只好再次的禁止通貨外流。

浙西觀察鹽鐵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，而京師商賈齋錢四方貿易者，不可勝計。詔復禁之。²⁹

除了各經濟領域間相互競逐原本就不足的通貨外，民間積貯現錢也是造成通貨不足的原因之一。長安，大唐國都的所在，政治和經濟的中心，各方藩鎮在京城有大量現錢：

京師里閭區肆所積，多方鎮錢……少者不下五十萬貫。³⁰

親王、公主、文武百官、外國使臣、富商等也都有大量現金的藏貯，造成長安市面貨幣流通的不足。憲宗元和十二年（817），就曾下令，禁止長安各種階層私貯大量現錢，以五千貫為限，來維持貨幣的流通。

令京城內自文武官僚，不問品秩高下，并公郡縣主、中使等，下至士庶、商旅、寺觀、坊市，所有私貯見錢，並不得過五千貫。³¹

中央除戶部、鹽鐵掌握通貨外，神策軍也同樣擁有大量現錢，「高貲大賈者，多唐室下令禁蓄錢以增加現錢流通時，卻無法掌控諸軍、諸使的錢貨。由此觀之，德宗限制現錢流出關中的政策，並沒有奏效，因為民間和政府彼此積壓資金。憲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，府縣不得窮驗」³²。當現錢供給量不足，錢愈重物愈輕，

²⁷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8。

²⁸ （宋）王欽若等《冊府元龜》卷 501 邦計部錢幣三頁 6001，明崇禎 15 年（1642）黃國琦校刊本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，1981。

²⁹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8。

³⁰ 《舊唐書》卷 48 食貨上頁 2014。

³¹ 《舊唐書》卷 48 食貨上頁 2103。

³² 《舊唐書》卷 48 食貨上頁 2014。。

宗時期的飛錢，就是企圖以「飛」的概念，將「錢」超越互不通貨幣的各個封閉性經濟領域，來重建中央與地方間或地方與地方間的經濟網絡。

時商賈至京師，委錢諸道進奏院，及諸軍、諸使、富家，以輕裝趨四方，合券及取之，號「飛錢」。³³

京師的商賈，將現錢交到在京師的諸道進奏院，及諸軍、諸使、富家手中，再「輕裝趨四方」，到各地「合券」，兌回他們的現金進行貿易。這個「飛」方法，同時又能使各地方鎮、州縣、諸軍獲得貿易和通貨等多重利益³⁴。

唐室控制下的各個方鎮，形成一個個封閉的貨幣使用區域，甚至要靠飛錢來解決財政問題，那麼政治上半獨立的河北三鎮，又如何面對通貨不足的問題？

河北三鎮轄區，沒有富可開採鑄錢的銅礦。現今史料中，整個唐代可以見到的錢監，有洛州監、并州監、幽州監、益州監、桂州監³⁵、宣州監、潤州監³⁶、汾陽監、銅源監³⁷、洛源監³⁸、永平監³⁹、梅根監、宛陵監⁴⁰、桂陽監⁴¹、飛狐監⁴²、丹楊監、廣陵監⁴³、鳳山監⁴⁴、玉山監⁴⁵等。其中安史亂前，唐室設置的洛州監、并州監、幽州監、益州監、桂州監、宣州監、潤州監，可能只是政治安排，因為在亂後，中晚唐逐步進入了貨幣經濟時代，對貨幣需求日深，結果反而這些監名不再復見。德宗時，江淮地區有七監鑄錢。

建中元年(780)九月……江淮錢監，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，輸於京師……本倍利也……江淮七監，請皆停罷。⁴⁶

這裡被廢的「江淮七監」，應該指前述在江淮地區設置的永平監、梅根監、宛陵監、丹楊監、廣陵監、鳳山監、玉山監等七個錢監。但從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的

³³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8。

³⁴ 王怡辰〈由武宗會昌錢看經濟領域的割據〉，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》第 37 期，頁 3~17，臺北中國歷史學會，2005。

³⁵ 《舊唐書》卷 48 食貨上頁 2094。

³⁶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6。

³⁷ 《舊唐書》卷 48 食貨上頁 2101。

³⁸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8。

³⁹ (唐)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 28 頁 375，京都中文出版社，1979；另見《新唐書》卷 41 地理五頁 1069。

⁴⁰ 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 28 頁 380。

⁴¹ 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 29 頁 394；另見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9。

⁴²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9。

⁴³ 《新唐書》卷 41 地理五頁 1051。

⁴⁴ 《新唐書》卷 41 地理五頁 1068。

⁴⁵ 《新唐書》卷 41 地理五頁 1070。

⁴⁶ 《舊唐書》卷 48 食貨上頁 2101。

記載中可以看出，這些被廢的江淮錢監，後來又復置的有永平監、丹楊監、廣陵監、鳳山監、玉山監等五監⁴⁷；前述大曆年間設的汾陽監、銅源監，則被降格為錢坊⁴⁸；元和年間即已是故監的飛狐監，在文宗大和八年（834）「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」⁴⁹，仍為錢官⁵⁰。若再加上江淮以外，德宗建中時復置的商州洛源監，和憲宗元和復置的郴州桂陽監，依舊還是七個監⁵¹，直到大中以後，維持業務不輟，持續鑄錢的還剩下五個監⁵²，但這些鑄錢監以及後世開採的銅礦產地，沒一處在河北三鎮轄區，河北的銅貨幣供給十分艱難。

雖然河北沒有足以開採鑄錢的銅礦，卻反而有相當數量的鐵礦。《新唐書·地理志》中記錄，有相州鄴縣、林慮縣，邢州內丘縣，惠州昭義縣，鎮州平山縣，幽州薊縣等地產鐵⁵³。相州在魏博節度轄區，邢州、惠州在昭義節度轄區，鎮州在成德節度轄區，而幽州在盧龍節度轄區，這些鐵礦提供了鑄造鐵錢的基本條件。同樣情形，在中央轄下的河東節度區，也多用錫錢⁵⁴。明代的《天工開物》就指出：

鐵質甚賤，從古無鑄錢，起於唐藩鎮魏博諸地，銅貨不通，始冶為之，蓋斯須之計也。⁵⁵

縱使《天工開物》不是一手史料，但是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確實記載河北曾經使用過鐵錢。

大曆以前，淄青、太原、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。⁵⁶

至於河北地區在中晚唐鑄造的貨幣，除了稍早史思明發行的「得壹元寶」、「順天元寶」外，文獻史料中並沒有其他記載，可能因為河北三鎮「郡邑官吏，皆自署置，戶版不及於天府，賦稅不入於朝廷，雖曰藩臣，實無臣節」⁵⁷，國史不收錄

⁴⁷ 《新唐書》卷 41 地理五頁 1066。宣州梅根、宛陵二監，並未列於州下正文，僅列入南陵縣條下之說明部分，明顯與其他各鑄錢監的記載方式不同，顯示當時梅根、宛陵二監地位已不如其他五監。

⁴⁸ 《新唐書》卷 39 地理三頁 1002。

⁴⁹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90。

⁵⁰ 《新唐書》卷 39 地理三頁 1007。

⁵¹ 《新唐書》卷 41 地理五頁 1051~1070。

⁵² 《新唐書》卷 48 百官三頁 1272。

⁵³ 《新唐書》卷 39 地理三河北道頁 1009~1023。

⁵⁴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89；1390。

⁵⁵ （明）宋應星《天工開物》卷中冶鑄第八附鐵錢頁 160，民國 24 年（1935）董文校勘斷句本，臺北世界書局，1996。

⁵⁶ 《新唐書》卷 52 食貨二頁 1360。

⁵⁷ 《舊唐書》卷 141 田承嗣傳頁 3838。

的緣故。唐末盧龍節度使劉仁恭，爲了累積逐鹿中原的資本，一邊發展貿易「禁南方茶，自擷山爲茶，號山曰大恩，以邀利」⁵⁸；一邊蓄積通貨，作爲未來擴張的本錢。

是時中原方多故……築館大安山……以堇土爲錢，斂真錢，穴山藏之，殺匠減口。⁵⁹

關鍵是「斂真錢」的講法，換句話說，「穴山藏之，殺匠減口」埋在大安山下的貨幣都是真錢。這個關鍵早在北宋初就獲得證實，當時佔據燕雲十六州的遼朝，在聖宗時，挖走一部分劉氏的藏錢。

（統和十四年，996）夏四月……己亥，鑿大安山，取劉守光所藏錢。⁶⁰在《遼史·食貨志》中，甚至記錄取走劉氏錢後，還「散諸五計司，兼鑄太平錢，新舊互用」⁶¹，顯示「斂真錢」的講法是可信的。大安山現址位於居庸關的大王山，賴劉仁恭、劉守光父子無意間的保存，這個地區曾出土大量中晚唐、五代初期貨幣，包括永安一十、永安一百、永安五百、永安一千、順天元寶背文十、順天元寶背文百、順天元寶背文千、應聖元寶背文拾、乾聖元寶背文百、應天元寶背文萬、貨布背文三百、五銖等，其中極少數是銅錢，絕大部分是鐵錢⁶²。1975年北京宣武區也有永安一百、永安一千鐵錢四百多枚出土⁶³，透露出不只大王山劉氏父子的收藏，永安錢應該是當時幽州的通貨。唐、五代史料曾記載史思明建元應天、順天，朱泚建元應天，劉守光建元應天，安祿山、史思明在河北又合稱「二聖」，這些名詞都和這些出土「真錢」錢文息息相關，或可補充中晚唐關於河北地區貨幣史料的不足，但其中顯示出最重要的特色，就在於除了傳統銅錢外，通貨中有相當數量的鐵錢，這點與《天工開物》、《新唐書·食貨志》的記載是吻合的。

河北因爲銅錢不足，交易只好用鐵錢來填補貨幣的發行量。唐中央也因爲鑄錢的銅料不足，於武宗會昌五年（845）滅佛後，將熔化的銅製鑄像和法器等，就地允許中央鹽鐵使轄下各監，和轄下個方鎮鑄造所謂的會昌開元錢。新錢共有二十

⁵⁸ 《新唐書》卷 212 劉仁恭傳頁 5987。

⁵⁹ 《新唐書》卷 212 劉仁恭傳頁 5987。

⁶⁰ （元）脫脫《遼史》卷 13 聖宗四頁 148，新校本，臺北鼎文書局，1984。

⁶¹ 《遼史》卷 60 食貨下頁 931。

⁶² 中國錢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《中國錢幣大辭典》唐五代十國編頁 514~525，北京中華書局，2003。

⁶³ 《中國歷代貨幣大系·隋唐五代十國貨幣》隋唐五代十國貨幣出土情況表，頁 570。

三種背字錢文，昌、京、荆、襄、鄂、潭、益、梓、興、潤、宣、福、兗、越、梁、洪、廣、桂、洛、永、平、藍、丹，顯現唐室企圖改善貨幣供給不足的決心，但這個政策卻和河北無關，二十三種背字錢文沒一個來自河北。

及武宗廢浮屠法，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、鍾、磬、鑪、鐸皆歸巡院，州縣銅益多矣。鹽鐵使以工有常力，不足以加鑄，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。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，京師為京錢，大小徑寸，如開元通寶，交易禁用舊錢。⁶⁴

這裡「天下以州名鑄錢，京師為京錢」的原典，引起後世學者很大的誤會，像宋代洪遵《泉志》的新開元錢背文條：

舊譜曰：武宗會昌年鑄，時初廢天下佛寺，宰相李德裕奏請，以廢寺銅鐘佛像、僧尼瓶碗等，所在本道鑄錢，揚州節度使李紳乃於新錢背加昌字，以表年號而進之。有敕。遂敕鑄錢之所，各以本州郡名為背文，於是京兆府以「京」字在穿上，洛陽以「洛」字在穿上，揚州以「揚」字在穿上，西川以「益」字在穿上，藍田縣以「藍」字在穿右，襄州以「襄」字在穿上，江陵府以「荆」字在穿右，越州以「越」字在穿下，宣州以「宣」字在穿左，江西以「洪」字在穿上，湖南以「潭」字在穿左，兗州以「兗」字在穿上，浙西以「潤」字在穿上，鄂州以「鄂」字在穿上，平州以「平」字在穿上，興元府以「興」字在穿上，梁州以「梁」字在穿右，廣州以「廣」字在穿右，東川以「梓」字在穿上，福州以「福」字在穿上，丹州以「丹」字在穿上，桂陽監以「桂」字在穿右。⁶⁵

以現今考古成果觀之，《泉志》二十三種背字，至今沒有出現「揚」字，多出現了「永」字，其他二十二種一如《泉志》所言⁶⁶。但這些地名，是不是應該如傳統《泉志》「各以本州郡名為背文」的概念，隨便安上一個州名做解釋？還有沒有其他意義？在《新唐書·百官志》中，另外可以看到背字的會昌錢，是各道「錢坊」和中央鹽鐵使轄下各「監」鑄造出來的：

凡鑄錢有七監，會昌中增至八監，每道置鑄錢坊一。大中初，三監廢。⁶⁷

⁶⁴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90。

⁶⁵ (宋)洪遵《泉志》卷 3 叢書集成新編冊 26 頁 534，臺北新文豐出版社。

⁶⁶ 《中國歷代貨幣大系·隋唐五代十國貨幣》頁 202~262。

⁶⁷ 《新唐書》卷 48 百官三頁 1272。

因此，合法的鑄錢管道有二，一是「每道置鑄錢坊一」，一是「鑄錢有七監」。顯然李紳提出「天下以州名鑄錢」，應該是指「每道置鑄錢坊一」這件事而言。每道觀察使區只能有一個錢坊，而鑄造貨幣上的背字，應該是該道代表性的地名，往往就是節度、觀察、經略等使的理所，不可能隨便一個州都能鑄錢，還把自己的州名，鑄在貨幣的錢背上，因此面對《泉志》將丹州、永州列入，是必須持保留、存疑的態度。也就是前文的「銅像、鍾、磬、鑪、鐸皆歸巡院，州縣銅益多矣。鹽鐵使以工有常力，不足以加鑄，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」的說法，這些州名該當與「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」、「每道置鑄錢坊一」的經濟狀況相結合，使諸道觀察使擁有了錢坊鑄造發行權。因此會昌錢二十三個背字，不是指中央鹽鐵使轄下的鑄錢監名；就是代表了各觀察使區，也就是各個封閉型態的經濟區域的政治、經濟中心。

會昌開元錢，若是由第一個條件—「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」的「天下州名」來分析：粗略來看，有十八種。分別是昌、京、兗、荆、襄、鄂、興、梁、益、梓、潭、洪、宣、潤、越、福、廣、桂。除李紳鑄「昌」字錢，代表會昌年號，是以揚州為中心的淮南節度使區的鑄幣；長安地區，則如新唐書食貨志所言，「京師為京錢」。其餘十六種，可約略依元和十五年（820）方鎮治所，可以看出，當時這些遍及全國獨立鑄造發行貨幣的經濟區域，包括兗海觀察使（兗）⁶⁸、荆南節度使（荆）⁶⁹、山南東道襄州節度使（襄）⁷⁰、山南西道節度使（興、梁）、劍南西川節度使（益）、劍南東川節度使（梓）、鄂岳觀察使（鄂）、湖南觀察使（潭）、江西觀察使（洪）、宣歙觀察使（宣）、浙西觀察使（潤）、浙東觀察使（越）、福建觀察使（福），以及尚待證實的嶺南節度使（廣）和桂管經略使（桂）。各方鎮在貨幣上鑄鑄該地所屬的文字記號，形成了第一類的會昌背字錢。

這些方鎮，長安（京）和兗州（兗）在華北，其餘都在秦嶺、淮河以南，而且除了當時西南邊區的黔州觀察使、安南、容管、邕管三經略使外，完全涵蓋了整個的華中和華南。換句話說，會昌開元錢，「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」的「天下州

⁶⁸ 參見《資治通鑑》卷 241 唐紀 57 頁 7765。元和十四年（819）唐平淄青，「以鄆、曹、濮為一道，淄、青、齊、登、萊為一道，兗、海、沂、密為一道。上從之。」

⁶⁹ 《元和郡縣圖志》本卷闕，據（宋）樂史《太平寰宇記》卷 146 補冊二頁 305，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江西萬廷蘭刊本，臺北文海出版社，1980。

⁷⁰ 自襄州條以下，參見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諸卷；另見《新唐書》卷 41 地理五頁 1069。

名」，是指在政治上仍歸唐室掌控的南方諸方鎮，也就是本文指出有中央許可獨立發行貨幣權的封閉型經濟領域，是以淮南節度使李紳為首，包括淮南、山南、劍南、江南、嶺南各道所有地區，當然並不包括河北地區。

這十八個經濟領域中，「兗」、「廣」、「桂」三個區域，有一些問題需要釐清。首先是「兗」：

（文宗時王涯）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，其兗、鄆、淄、青、濮州界，舊有銅鐵冶，每年額利百餘萬，自收復，未定稅額，請復係鹽鐵司，依建中元年（780）九月敕例制置，從之。⁷¹

元和十四年（819）平淄青，並分淄青為三。大和四年（830）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，復領鹽鐵轉運使的宰相王涯，建議在新收復的河南十二州課礦冶稅，將河南諸州從原本安史遺緒的手中，納入中央仍可掌控的政治版圖，在政治和經濟政策上，比照淮南、山南、劍南、江南、嶺南等區域的方鎮。因此，才出現華北背「兗」錢的特殊狀況。

至於背「廣」和「桂」，以及其他的錢文背字，可由第二個條件—唐中央鹽鐵使轄下的「鑄錢有七監」來分析。會昌開元反應在二十三種背字中，第一個條件「每道鑄錢坊一」鑄錢有十八種，若是「廣」、「桂」或有存疑⁷²，涵蓋至少十六個以貨幣割據的節度、觀察使區；那麼代表會昌開元的第二個條件背文代表鑄錢監，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永平監、丹楊監、廣陵監、鳳山監、玉山監、洛源監、桂陽監等鑄錢監，也就應該是剩下的洛（洛源監）、永（永平監）、平（永平監）、丹（丹楊監）、藍（？）五種背字，或加上存疑的廣（廣陵監）、桂（桂陽監）二種，最多七種，代表了鑄錢監的第二類會昌背字錢。但背文「藍」代表哪一地或哪一監？至今不明⁷³。

河北三鎮在會昌鑄錢時，又再一次錯失增加貨幣供給的機會，除了唐中央不必為控制不住的地區費心找錢的原因外，沒有可供鑄錢的銅料，才是河北沒鑄新錢的真正理由。因為會昌新錢的鑄料，主要取自滅佛後熔化的銅像和銅器：

武宗廢浮屠法……以銅像、鍾、磬、鑪、鐸皆歸巡院，州縣銅益多矣……

⁷¹ 《舊唐書》卷 169 王涯傳頁 4404。

⁷² 王怡辰〈由武宗會昌錢看經濟領域的割據〉，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》第 37 期，頁 21~22。

⁷³ 王怡辰〈由武宗會昌錢看經濟領域的割據〉，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》第 37 期，頁 26~27。

佛法之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。⁷⁴

河北三鎮自外於唐中央，沒有奉行武宗滅佛的命令，反而對佛寺採取保護的措施，日本留唐的學問僧圓仁和尚做了清楚的記錄。

（會昌五年）十一月三日……天下州縣准敕條流僧尼，還俗已盡；又天下毀拆佛堂、蘭若寺舍已盡；又天下焚燒經像、僧服罄盡；又天下剝佛身上金已畢；天下打碎銅鐵佛，稱斤兩、收檢訖；天下州縣收納寺家錢物、莊園，收家人、奴婢已訖。唯黃河以北鎮（成德）、幽（盧龍）、魏（魏博）、路（潞昭義）等四節度，元來敬重佛法，不拆（寺）舍、不條流僧尼，事，一切不動之。⁷⁵

沒有滅佛，沒有銅料，河北地區當然沒鑄會昌開元錢。

在唐代基本史料中，河北三鎮除了唐中央政治上賜錢的記錄外，藩鎮和民間用錢或是以錢計算物價的資料實在不多，而且大多是安史之亂前後的史料。像是安祿山在叛變前，招外商發展貿易。

祿山計天下可取……潛遣賈胡行諸道，歲輸財百萬……陰令群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為叛資。⁷⁶

又在河東飛狐地區鑄錢。

（天寶）十載（751）祿山加河東節度，因奏（吉）溫為河東節度副使……知安邊郡鑄錢事。

安史亂起，戰爭時的物價飛漲，相州「米斗錢七萬餘」。

乾元二年（759）正月一日也，思明偽稱燕王，立年號。（安）慶緒自十月被圍（相州）至二月，城中人相食，米斗錢七萬餘，鼠一頭值數千。⁷⁷

但這條史料值得注意的是，乾元元年（758）七月第五琦奏鑄乾元重寶大錢，這時乾元二年（759）的相州之圍米價驟高，同時也包含了虛錢的因素。安史之亂平定後，河北恢復使用銅錢。

穆宗即位……戶部尚書楊於陵曰：「……大曆以前，淄青、太原、魏博雜

⁷⁴ 《新唐書》卷 54 食貨四頁 1390。

⁷⁵ （唐）圓仁和尚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》卷 4 頁 496，石家莊，花山文藝出版社，1992。

⁷⁶ 《新唐書》卷 225 上安祿山傳頁 6414。

⁷⁷ 《舊唐書》卷 200 上安慶緒傳頁 5373。

鉛鐵以通時用……今一用泉貨，故錢不足。……」⁷⁸

中晚唐一百多年，因為河北三鎮沒有上供兩稅或報呈羨餘，所以沒有大量現錢外流的問題，但「一用泉貨」的民生習慣究竟如何？雖然銅貨幣使用的清楚實例並不多見，不過河北三鎮以貨幣計價的觀念，似乎遠不如長安附近普及。就連日本留唐學問僧圓仁和尚的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，是研究中晚唐民生物價最重要的史料之一，他於開成五年（840）四月十一日渡過黃河進入河北地區，路經魏博、成德節度使轄境貝州、鎮州等大城，四月二十八日到達五臺山，一路共十八天，竟然也沒有交易的記錄⁷⁹，顯示商業活動在這個地區可能不是很興盛。

河北三鎮既乏銅礦，會昌年間沒參與滅佛，國際貿易並不興盛，加上政治上和唐室競爭又合作的關係，銅料的取得非常困難。唯一能夠大量獲得銅貨幣的機會，大概就是唐中央的賜錢了，但是要得到大量賜錢，那就必須付出特別的勳業和貢獻。首先，是參加唐室發動的戰爭：

長慶二年（822）三月……時幽、鎮行營諸軍，以出境養給度支者十五萬人，魏博、滄景之師，皆壓賊境而壘，亦籍兵數，徵計司所給。⁸⁰

參戰要付出大成本，而已得到的金額以軍費開支為主。若是入朝長安表達恭順，賜予會更加豐厚。元和中，魏博田弘正歸國：

（田）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，賜其軍錢二十萬。⁸¹

田興（弘正）果立，以魏博聽命，帝大悅……（李）絳復曰，「王化不及魏博久矣，一日挈六州來歸，不大犒賞，人心不激，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。」……從之。⁸²

（田）弘正……憲宗美其誠，詔檢校工部尚書，充魏博節度使。又遣……裴度宣慰，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。⁸³

大賞賜的背後，似乎田弘正將大部分賞錢分予將士，弘正死後，其子田布任魏博節度使，散盡田氏家貲，不過十幾萬貫。《新唐書》：

穆宗遽召（田）布，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，魏博節度使……凡將士老者，

⁷⁸ 《新唐書》卷 52 食貨二頁 1360。

⁷⁹ 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》卷 2 頁 256~268。

⁸⁰ （宋）王溥《唐會要》卷 59 尚書省都司下度支使頁 1193，新校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。

⁸¹ 《新唐書》卷 146 李吉甫傳頁 4742。

⁸² 《新唐書》卷 152 李絳傳頁 4840。

⁸³ 《新唐書》卷 148 田弘正傳頁 4782。

兄事之；祿奉月百萬，一不入私門；又發家錢十餘萬緡，頒士卒。⁸⁴

《舊唐書·田布傳》把「家錢」講得更明白，「籍魏中舊產，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，皆出之，以頒軍士」⁸⁵。唐中央先後賜魏博軍錢一百五十二萬緡，扣掉這十餘萬貫以及若干田氏子弟的消費，顯示轉賜將士絕不在少數，成為魏博六州的通貨。

弘正孝友慈惠，骨肉之恩甚厚，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，競為崇飾，日費約二十萬，魏、鎮州之財，皆輦屬於道，河北將卒心不平之。⁸⁶

縱使《舊唐書》提到田氏子姪的奢華，但細數之，一天二十萬即二百貫，一年不過七萬三千貫，弘正元和七年（812）繼任節度使歸長安，十五年（820）被害，其間僅八年，就算這八年田氏子弟日日如此，在兩都消費也不到六十萬貫，更何況田弘正、田布父子節度使月俸百萬即一千貫，八年總共收入約十萬貫，而且田氏在兩都的子弟，唐中央也多授有官銜擁有俸祿，幾項加減，留在魏博應該還有百萬貫之譜。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地理志的戶口數，以開天盛世為準，討論中晚唐戶口沒有太大意義；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記載元和年間魏博六州戶數，魏州戶 6,920，博州戶 2,430，衛州戶 2,777，貝州戶 20,102，澶州戶 3,269，缺相州戶數⁸⁷，粗略計之，若不涉及隱戶的問題，總戶數不會超過五萬。換句話說，理論上平均每戶可分得二十貫文通貨。但魏博一百多年藩鎮，唐室大規模賜錢也只有這個時期，若以此當作魏博百餘年流通銅通貨的主要來源，在數量上可能依舊太少，沒有辦法支撐魏博走向貨幣經濟時代的需求。

成德軍、盧龍軍也有賜錢。元和十五年（820）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，新即位的穆宗下令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轉赴成德節度使，並假稱賞錢一百萬貫，希望藉此收魏博並掌握成德。這個小聰明，換來唐室處理河北三鎮滿盤皆輸的局面。

（元和）十五年（820）十月鎮州王承宗卒，穆宗以弘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……成德軍節度……弘正以新與鎮人戰伐，有父兄之怨……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，時賜鎮州三軍賞錢一百萬貫，不時至，軍眾誼騰以為言……

時度支使崔倭不知大體，固阻其請，凡四上表不報。……是月二十八日夜，

軍亂，弘正并家屬、參佐、將吏等三百餘口並遇害。⁸⁸

田弘正死後，成德軍立王承元，唐室重新賞成德軍錢百萬緡，企圖使王承元離開

⁸⁴ 《新唐書》卷 148 田布傳頁 4785。

⁸⁵ 《舊唐書》卷 141 田布傳頁 3852。

⁸⁶ 《舊唐書》卷 141 田弘正傳頁 3851~3852。

⁸⁷ 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 16 頁 256~267。

⁸⁸ 《舊唐書》卷 141 田弘正傳頁 3851。

成德軍，改接河南道義成軍節度使。

穆宗……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，義成軍節度使，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，承元不納……乃徧拜諸將……即出家貲盡賜之，斬不從命者十輩，軍乃定。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，賜其軍錢百萬緡，赦囚徒，問孤獨、廢疾不能自存者，粟帛有差。⁸⁹

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記載元和年間恒冀六州節度使管戶數 62,604，此次中央官員親臨成德軍勞軍，百萬緡應盡數留在當地，雖然成德一百多年藩鎮，但唐室大規模賜軍錢也只有這次，理論上平均每戶可分得十六貫文通貨，若以此當作成德節度使區百餘年流通通貨的主要來源，數量上還不如魏博。盧龍軍節度使劉總，穆宗初落髮為僧入朝，唐賜盧龍軍百萬緡，而這也是百餘年的唯一一次。

長慶初，劉總舉所部內屬，請（張）弘靖為代，進檢校司空，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充盧龍節度使。始入幽州，老幼夾道觀。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，無障蓋安輿，弘靖素貴，肩輿而行，人駭異。俗謂祿山、思明為「二聖」，弘靖懲始亂，欲變其俗，乃發墓毀棺，眾滋不悅……軍中以氣自任，銜之。總之朝，詔以錢百萬緡賚將士，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，有怨言。會雍欲鞭小將，薊人未嘗更笞辱，不伏，弘靖繫之。是夕軍亂，囚弘靖薊門館，掠其家貲婢妾，執雍等殺之。……遂取朱克融主留後。詔貶弘靖太子賓客，分司東都。再貶吉州刺史。⁹⁰

因為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十九闕卷，元和年間盧龍節度使區戶口數不詳，無法看出這筆現錢和戶口間的關係，但應當與魏博、成德相距不遠。

河北三鎮現錢交易的史料極少，銅錢顯然不足，鐵錢僅供雜用，但絲織品、牲口、黃金作為媒介，仍然佔有重要地位，比諸中晚唐長安附近舉凡民生所須，諸如醫病、成藥、購屋、卜卦、交易小費、稅金、專賣、骨董、飾品、婚嫁、薪俸、米價、工錢，甚至賄賂等，再再都以現金交易往來，經濟型態顯然有很大的差異。舉例而言，像饋贈、往來、謝罪：

（田）承嗣……專遣使齎帛三萬匹、名馬二百匹、雜珍異等，以獻於（薛）嵩。⁹¹

⁸⁹ 《新唐書》卷 148 王承元傳頁 4787。

⁹⁰ 《新唐書》卷 127 張弘靖傳頁 4447~4448。

⁹¹ （宋）李昉等《太平廣記》卷 195 紅綫頁 1461~1462，點校本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81。

陽城，貞元中……山東諸侯聞其高義，發使寄五百緡，城固拒卻，使者受命不令返，城乃標於屋隅，未嘗啟緡。⁹²

長慶之代，鄴中有五明道士……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御下稍寬……時王庭湊為部將……庭湊之立也，遣人詣鄴，取五明置於府，為營館舍，號五明先生院庭湊……因以數百金為壽，道士固辭不受，公亦固與之。⁹³

趙王鎔方在幼冲，而燕軍寇北鄙，王方選將拒之……(劉)幹即凱唱而還，王悅，賜上廐馬數匹，今帛稱是。⁹⁴

(李)克用……自率兵傳城下，(王)鎔大驚，納緡二十萬，乃退。⁹⁵

魏人賣鷹，取絲織品。

薛嵩鎮魏時，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……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，皆莫能比，常以臂玩，不去手。後有東夷人見者，請以繒百餘段為直。⁹⁶

雇用刺客、強盜打劫，手段、目標多是黃金、絲織品。

唐貞元中，有李生者，家河朔間，少有膂力，恃氣好俠，不拘細行……後至深州錄事參軍……時王武俊帥成德軍……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，至深州……縛李某繫獄……李生悲泣久之，乃曰：「……某少貧，無以自資，由是好與俠士遊，往往掠奪里人財帛……一日遇一少年，鞭駿騾，負二巨囊，吾利其資……解其囊，德繒綺百餘段，自此家稍贍，因折弓矢，閉門讀書，遂仕而至此。」⁹⁷

聶隱娘者，唐貞元中，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……數年後父卒，魏帥稍知其異，遂以金帛署為左右吏，如此又數年，至元和年，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，使隱娘賊其首。⁹⁸

官吏貪暴，懲罰百姓，索絹。

唐深州刺使段崇簡，性貪暴，到任追里正，令括客，云，「不得稱無。」上戶每家取兩人，下戶取一人，以刑脅之……處分每客索絹一疋，約一月

⁹² 《太平廣記》卷 167 陽城頁 1461~1462。

⁹³ 《太平廣記》卷 217 五明道士頁 1661~1662。

⁹⁴ 《太平廣記》卷 217 黃賀頁 1662。

⁹⁵ 《新唐書》卷 211 王鎔傳頁 5964。

⁹⁶ 《太平廣記》卷 460 鄴郡人頁 3771。

⁹⁷ 《太平廣記》卷 125 李生頁 883。

⁹⁸ 《太平廣記》卷 194 聶隱娘頁 1456~1458。

之內，得絹三十車……有一車裝絹未滿載，欠六百疋。⁹⁹

唐憲宗時，唐室賜帛成德王承宗。

復（王）承宗實封戶三百，以所部饑，賜帛萬匹。¹⁰⁰

盧龍軍朱克融，向中央討帛。

（穆宗）進（克融）檢校工部尚書，表獻馬萬匹、羊十萬，請直賞軍。敬宗初，遷檢校司空，賜邊屯時服，克融以帛疏惡，因囚使楊文端以聞。又上言，「聞陛下東幸雒，願率匠丁五千，助營宮室，迎乘輿，且請帛三十萬，備一歲費。」帝怒，用裴度謀，忍不問。¹⁰¹

這些史料顯示，河北三鎮運用自然實物為交易媒介，似乎對於貨幣的依賴程度不是很高，貨幣經濟還不到成熟的狀態。

唐亡之後，是五代十國的紛亂局面，除了華北是朱全忠、李克用兩大集團爭雄外，真正獨立於亂世的，是原本唐中央控制下，節度使、觀察使、經略使是流官性質的淮南、江南、嶺南各方鎮，反而自安史之亂以來，擁立節度使，藐視中央號令，割據河北百餘年的三大藩鎮，在唐末大亂之餘，紛紛退出了歷史舞台。經濟條件，無疑的是南方各國獨立建國的基礎。從德宗貞元以來，華中、華南各方鎮的轄區，幾乎等同於各個封閉的貨幣流通區域，飛錢、便換因此而生，此後會昌鑄錢，又將中央轄下各方鎮發行獨立貨幣的經濟現實推向高點。這些因素一個個都和河北三鎮擦身而過，河北少量的銅貨幣，兼雜用鐵錢，外加自然實物經濟下以貨易貨的交易精神，反映出經濟條件的發展遲滯，河北三鎮註定要回到華北的經濟區塊，成為五代的一部分；而江南，卻能在隨即而來的宋代，靠著貨幣經濟的持續加溫，甚至出現信用經濟的發展，成就近世中國的財富重心。

⁹⁹ 《太平廣記》卷 243 段崇簡頁 1880。

¹⁰⁰ 《新唐書》卷 211 王承宗傳頁 5958。

¹⁰¹ 《新唐書》卷 212 朱克融傳頁 5977。